

華君武在延安的歲月

袁雪芬最先演祥林嫂



▲袁雪芬演的祥林嫂

名人軼事

著名越劇表演藝術家袁雪芬是第一個人把魯迅作品搬上戲曲舞台的人。1946年，一齣由《祝福》改編的越劇《祥林嫂》獲得了眾多進步人士的稱讚。為了這台演出，當年剛剛二十出頭的袁雪芬，也成了國民黨特務眼中的獵物，並發生了震驚上海的「糞包事件」。

袁雪芬第一次接觸到魯迅的小說，是因為越劇團的編劇南薇的關係。她回憶說：「有一天晚飯後，南薇說要讀篇小說給我聽聽，看看能不能改成戲……聽了祥林嫂的故事後，我非常同情她，決定要演她。」

袁雪芬還記得去拜訪魯迅夫人許廣平的情景，「去的那一天可有意思，南薇是編劇，又是導演，他一再叮囑我，你一定不要叫魯迅夫人，要叫許先生。」袁雪芬當時對「為什麼要叫女的為先生」很奇怪，「那次看到許廣平，她穿着木屐，在拖地板。南薇就告訴她，我們正在進行越劇改革，要把魯迅先生的《祝福》改編成《祥林嫂》。許先生當時非常驚奇，還關心地提醒說，魯迅的作品裡沒有漂亮的服裝，可能不會吸引人來看。」

「後來，經過我再三的保證——肯定有人看，許先生才答應讓我們演出。綵排的時候，她還特地邀請了一批當時文藝界的名人，像胡風、費穆、田漢等人來看，嚇得南薇都不敢出去了，直說我們的戲怎麼可以給前輩看。我是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我不知道田漢是何許人，不知道這些前輩是怎樣的身份。我說我怕什麼，我要演出都不怕，你快去聽聽，這些名人對我們演出有什麼意見沒有。」袁雪芬回憶當年，笑着表示，「因為無知才不怕，真的相當幼稚。」

因為這是魯迅作品第一次搬上戲曲舞台，轟動極了，第二天上海的大小報紙都報道了這次演出，有些標題是《越劇歌台看巨人》，而這一切也引起了國民黨的不滿，認為袁雪芬是中共地下黨員、赤色分子。

由於演出《祥林嫂》，袁雪芬認識了許廣平，並結識了上海文化界地下黨的領導人，如于伶、田漢等。她回憶說：「田漢看了這齣戲後，也非常激動，第二天就找我和南薇談話。約我們去于伶家，這些前輩非常平易近人，講了戲曲改革的不少問題，讓我增長許多知識。」

自演出《祥林嫂》後，就有特務到袁雪芬家門口盯梢，1946年的8月27日，還發生了轟動上海的「糞包事件」。

60年過去了，回憶起當年的事情，袁雪芬還是記憶猶新，「那天我乘着糞包車從家裡出來，去蘇聯電台做播音，糞包從頭上兜下來後，我馬上叫「抓人」。旁邊有警察在場，但他無動於衷，證明是買通了的。結果只有我和拉黃包車的工人一起去追。等我回到家，好友對我說，這糞包哪裡來的其實非常清楚，應該就是前幾天強迫你參加越劇職工會的人幹的。」

而袁雪芬不願參加越劇職工會擔任理事長，有她的想法，時隔多年後，她說：「起初籌備越劇職工會的時候，我覺得要為越劇同仁謀福利，當時我還是發起人之一呢。後來我發現這個越劇職工會是由國民黨派來的人控制的，已經變質了，所以我拒絕參加。」

「之後，他們就對我發出了威脅，想以拋棄的手段讓我屈服，相當卑鄙。後來再到劇場演出，我一定要叫出租汽車，如果不是這樣，我人身安全就沒有保障了。」田漢為此還特別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讓袁雪芬把被迫害的事情告訴大家，請求社會上的支援。

袁雪芬想起那時的情景，還心有餘悸，「我家附近有個水龍頭，總有人坐在那裡，戴一頂壓得很低的禮帽，讓你神經緊張。他紀錄你和哪些人接觸，一直到解放後才消失。」

摘自「中國網」

精彩人生

華君武是我國成績卓越的漫畫家。他的漫畫，在世間常態裡，挖掘出人性中許多習見的卑瑣現象；以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批評着人群中可笑、可棄的不良行為……這使他的作品有了超一般時間的生命力，也是他作為漫畫家受到讀者歡迎的重要原因。在華君武人生及藝術成長的過程中，延安時期給了他許多滋養，這使他終身受益，也永難忘懷。

華君武在他上中學時開始喜歡漫畫，中學畢業後，華君武進了上海一家銀行。雖然只是一個小職員，可他仍將幾乎全部的業餘時間，用在了自己喜愛的漫畫創作上。這個時期，他不僅在《上海漫畫》、《時代漫畫》、《漫畫生活》、《旁觀者》、《群衆漫畫》、《中國漫畫》，以及林語堂主辦的《論語》等雜誌發表有多幅漫畫，還結識了魯少飛、張光宇、豐子愷、葉淺予等一批漫畫名家。在這個階段，華君武開拓了視野，增強了信心，可以說是他漫畫創作的發軔時期。

這段上海的生活，同時使得華君武能夠近距離地觀察到社會的黑暗和醜陋現象，這使他的漫畫有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在租界裡，他看到了外國軍隊的橫行霸道，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屈辱。當時，日本人為了顯示他們的威力，還製造了所謂日本士兵「失蹤」事件。針對此，華君武畫出一幅《何時失蹤》的漫畫，對日本人的行徑予以揭露。他想為國家的進步出一分力，他想尋找到能夠發揮自己光熱的光明道路。

不久，他通過自己在上海結識的好友，聖約翰大學學生黃嘉音，讀到了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記述延安革命者生活的《西行漫記》，從中知道了在延安還有這樣一批熱血的中國人在為祖國奮鬥，同時感受到那裡完全不同的生活狀態。這引起了他的極大的嚮往。

奔赴延安歷時三月

這種嚮往的心情無法抑制，他決定奔赴延安。這樣的決定，當然無法告訴家裡人，他只是與好友黃嘉音悄悄商量，並由黃嘉音資助了一筆為數不少的路費，便毅然踏上前往延安之路。當時去延安的道路十分艱難。華君武從上海出發，先乘船到香港，再經廣州、長沙、武漢，直上重慶，轉成都，越秦嶺，到西安。在這裡，他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李克農，經他介紹，華君武才算到了延安。這一路，從行程看，幾乎是半個中國，時間也花了整整三個月。這種強烈的追求，真正是理想力量的鼓舞。

華君武到延安時，只有23歲。他先被安排進了陝北公學。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校長成仿吾發現這批青年中有一些在文藝上已有一定基礎的「苗子」，便將他們送到了更適合他們發展的魯迅藝術學院。華君武是其中一個。在「魯藝」，給華君武的身份是「研究員」，其實就是高級班中的一員，待遇在學員與教員之間。

這個高級班的成員，並非都是畫畫的，像搞戲劇的阿甲，後來的著名電影評論家鍾惦棠等都在他們班。這批成員，當時都不過二三十歲，有着青年人的特別氣息。後來華君武回憶，一次打撲克，和詩人何其芳，作家周立波等一起。不知為了一點什麼小事，他與周立波發生了爭執。周立波是湖南人，性格倔強，說着說着，就要動手。華君武不吃那一套，便告到院長周揚那裡。周揚與周立波有些家門親戚關係，也知道不過為些小事，便安慰華君武：我說他，我說他……一場風波，這才趨於和緩。說起當時當院長的周揚，也不過30歲出頭……

在延安，華君武還學會了滑冰，這不算太稀奇，他還在這裡學會了滑冰，這就叫人有些不解了。華君武後來告訴人說，所謂滑冰，一切用具都是湊合來的：冰刀，找一塊炸彈殘片，去找當地鐵匠打磨；沒有冰鞋，找一個大致合腳的木頭擰子，經過打磨，把那個破彈片打磨的所謂冰刀綁在木擰子上，冰鞋就算完成。

能不憶江南

葉靈鳳

散文欣賞

這幾天心裡很不安定。若是能放下手上的事務，我真想回到江南去小住幾天。

現在還是農曆正月，不說北方，就是在江南，天氣一定還很冷，但那個「冷」，不是冬天，而是「春寒」，因為早已立過春了。不像在這裡，幾天之前的天氣是嚴冬，寒流一過又彷彿到了初夏，再來一次寒流，又變成冬天了。

簡直沒有春天的影蹤。

可是在江南，春天雖然舊得不易尋覓，來得卻有跡象可尋。春天就是春天，決不騙人，決不令人空歡喜。你見過柳樹的嫩芽嗎？它不是嫩綠色的，而是鵝黃色的。柳樹綻出了鵝黃色的芽，春天就已經來到樹梢，來到燕子尾巴上，也來到遊子的心上了。

前幾天看了《北國風光》的電影，已經有一點神馳，這幾天對着《江南姊妹》的廣告，更令我出神。山水、人物、花朵、泥土，無不是江南的令人懷念，何況更是春天，因此這幾天簡直動了鄉愁。電影廣告說：「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是的，趕去罷，為什麼不趕呢？

我設想我應該去的地方，我應該住的地點。江南，是一個大地方，是一片錦繡，我應該選擇什麼地方呢？住在西湖邊上，住在玄武湖畔？住在蘇州，住在嘉興？

當然什麼地方都好，但我的夢魂總是牽索着鎮江的一間小樓。幾扇玻璃窗，一隻掛了布帳的小床，從牆上的氣窗可以望見人家的屋背。在那裡不僅有我的春天，還有我的夢，也有我的詩。

我要尋找的就是這些。可是，這麼多年了，我就是現在趕到江南，這個春

天向什麼地方去尋呢？在破舊的磚牆上，在古老的大樹上，還是在那些高大的新建建築物上和工廠的煙囪上？

對着報上的那幅《江南姊妹》的廣告，我忽然領悟到，我要尋找的春天，不在別的地方，就在這些年輕人的臉上，就在這些下一代人的心上。我們的夢，我們沒有寫成的詩，我們失去了的春天，都交給他們了。他們會用彩筆給我們繼續寫下去，我們不曾實現的夢，他們會給我們完成。春天到了江南，自有人去接待，決不會被冷落的。

但是如果沒有時間，我仍想趕到江南去。因為我懷念江南，江南一定也在懷念我。站在鵝黃色的柳枝下，年輕的春天一定會展開手來歡迎我的。



▲著名漫畫家華君武

延安當時真苦，可是被一種新的生活和理想鼓舞的年輕人，卻並沒有被這些所嚇倒。當時發下的衣服，在他們可以有種用途：冬天是棉衣，春天來了改成單衣；單衣穿破了，袖子一剪，當作背心；背心不能用了，又把它拿來打布草鞋……華君武曾回憶，他和木刻家古元在一起工作學習，住在一起，他們便在窯洞外的一塊空地，種一些蔬菜。蔬菜收穫後，他們就把總務科發的點油燈的清油勻出一點，把菜一炒，算是大大改善生活。有一次，華君武去看晚會，晚上回來餓得肚子咕咕叫。恰好，上午為了糊窗戶，還剩了一些漿糊，不管它，先吃了再說。一口氣吃光了漿糊。幾十年後他還記得——「想一想，那碗漿糊，怎麼那麼好吃！」

難忘吃漿糊往事

對於這段日子，華君武這樣說：「當時生活就是這麼苦，可是苦中樂。」為何？「舊時代那個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黑暗，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叫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無比痛恨。」在延安，民主空氣濃厚，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完全是一種在當時中國任何地方也不可能有的「新地」；這裡感受的，是一種人們追求的新型的人際和社會關係。

在延安，華君武當然也沒有丟棄他的漫畫創作。他當時創作的漫畫，多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但是，對他產生重要影響，也引起了領袖毛澤東關注的，卻是當時看起來並不多麼突出的《1939年所植的樹林》。這幅漫畫的畫面很簡單，只是一棵孤零零的禿樹。這棵樹沒有樹葉，甚至沒了樹皮，在遠山的映襯下，顯得格外扎眼。華君武這幅畫，意思是樹當年栽下去了，卻沒有人管理，所以很快被羊或牛啃光，樹林成了單棵，批評之意十分明顯。這幅畫創作及發表於1939年。當時延安因為國民黨封鎖，物資十分匱乏，發表漫畫，得先刻在木板上，再澆成鉛板，這樣才能印在報紙上。因為這般麻煩，華君武在創作時，便力求簡練，所以這幅畫在今天看去，若沒有介紹，便很難弄懂作者意圖。

可這麼一副漫畫，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漫畫發表三年後的1942年，華君武、蔡若虹、張謩三位漫畫家，在延安軍人俱樂部，舉辦了一次「諷刺畫展」。華君武這幅畫的原作也展出了。這次展覽，毛澤東等領導也來看了。過後不久，《解放日報》的作家舒群，來通知華君武及其他兩位漫畫作者去索園，說毛澤東要和大家見面。

到了毛澤東那裡，大家一起坐在院子裡。那天，毛澤東與他們談了很長時間，還留他們一起晚飯。談話間，毛澤東就說起了華君武的這幅《1939年所植的樹林》來。毛澤東認為，批評延安植樹管理不好是應該的，但延河很



▲華君武漫畫作品《老鼠吹牛》

摩梭人男女共浴習俗

華夏風情

位於寧蒗彝族自治縣的永寧溫泉又名瓦拉片溫泉，地處永寧鎮北十公里外的溫泉村。溫泉水從挖穿山山腳的岩縫裡湧出，四季清澈，水溫恒定為37℃。溫泉附近的摩梭村寨是「阿夏婚」保存最完整的地區之一。寬廣的永寧壩子，神秘的格姆神山，給瓦拉片溫泉罩上了一層迷人的色彩。

在田疇阡陌間，勞作的人們不停地忙碌着，吆喝聲、歡笑聲和歌唱聲交織在一起，悠悠飄盪，久久不散。每當秋收過後，辛苦了一年的人們便聚集在終年熱氣騰騰、蒸汽瀰漫的溫泉，洗滌污垢，聚親訪友。秀美的自然風貌與古老淳樸的民風形成了一種至美的境界。在摩梭村寨中曾有男女裸體共浴的習俗，它不僅象徵着男女愛，也是摩梭人治療疾病的古老的「偏方」。當然，摩梭人同血緣的家庭洗溫泉，男子不能和女子同池，外人卻不用避諱，這就是摩梭人「避內不避外」的男女同浴習俗。

摩梭村寨裡的居民，通常在秋收之後去洗溫泉，據說，溫泉可以洗去病痛。到了洗溫泉的日子，家家戶戶幾乎都是舉家動用，用馬馱上酒以及雞蛋、糌粑等食物，奔赴溫



▲男女一起浸溫泉是摩梭人的古老習俗

浴。男人們大都不露聲色地脫去衣褲，走進溫泉水塘。女人們不像男人那樣瀟灑。她們通常先在水邊脫去上衣，然後一邊走入水中，一邊把裙子往上提，動作緩慢而優雅，直到美麗的身影淹沒在水中……男女青年一邊互相擦背，一邊開着玩笑。在溫泉水中，人們從不會產生佔有的「邪念」。

溫泉四壁的岩石長滿翠綠的青苔，池底鋪着黑白兩色的細卵石，水面上瀰漫着一股硫磺氣息。婦女們坐在溫泉中，水齊兩乳，梳理着瀑布般的黑髮，擦洗着光潔如玉的肌膚，個個姿態優雅從容；男人們在水裡悠閒地抽着煙，擦洗着古銅色的皮膚，健美的身材在泉水中越發具有雕塑感……

不過，在80年代末，瓦拉片溫泉已建了男、女浴池和單間浴室。

摘自「人民網」



瑞典郵票雕刻大師

懷舊堂主



郵手好閒

斯拉尼亞(CZ. Slania 1921-2005)被認為是世上最著名的郵票雕刻大師。他一生中雕刻的郵票，超過1300多枚，其中有496枚是為瑞典郵政雕刻的。

瑞典在去年8月26日發行了一幀《雕刻藝術》小全張，包含三枚郵票，展示了該國精湛的郵票雕刻技藝。

三枚郵票中，前兩枚的圖案分別為瑞典「維京時期」的銀碗和埃里克十四世時代的藍甲。第三枚郵票的圖案，為瑞典皇家芭蕾舞團演員表演的芭蕾舞經典作品《羅密歐與朱麗葉》。

《羅密歐與朱麗葉》曾於1975年被瑞典印製成郵票，由斯拉尼亞雕刻，曾被印度一家雜誌評選為「世界上最美的郵票」；這一次再度登上方寸，只是

面值有所不同（原來的郵票面值為7克朗，這次的郵票面值為12克朗）。

斯拉尼亞生於波蘭的卡圖維斯，24歲時進入克拉科夫美術學校學習郵票雕刻，1950年開始在波蘭國家印刷廠從事雕刻工作。

在波蘭期間，斯拉尼亞即開始為瑞典雕刻郵票。

1956年，斯拉尼亞移民瑞典，並於1959年受聘於瑞典郵政。

1994年10月1日，他雕刻的第900枚郵票《白尾鸛》問世。

斯拉尼亞的經典作品，當屬他雕刻的第1000枚郵票，即發行於2000年3月17日的小型張。

郵票圖案選自瑞典繪畫大師阿爾·克洛克·艾恩斯特拉赫爾1695年的作品《瑞典國王的豐功偉業》。

這幅繪畫，歌頌了瑞典歷史上最傑出的兩位君主——古斯塔夫二世和卡爾十二世。小型張的下邊紙，分別印有「斯拉尼亞的第1000枚雕刻版郵票」字樣、畫作名稱和斯德哥爾摩的德洛特寧宮。

小型張中的郵票規格為60毫米×81毫米，堪稱世界上票幅最大的雕刻版郵票。

圖為斯拉尼亞雕刻的小全張作品，含三枚郵票，展示了他精湛之雕刻技藝。